

什麼是傳記文學



著等唐紹劉

一之書叢學文記傳

什麼是傳記文學

劉紹唐等著

一之書叢學文記傳



什麼是傳記文學 目錄

我們的想法與作法.....	劉紹唐.....	一
我對於傳記文學的一些意見.....	毛子水.....	六
傳記與傳記文學.....	杜呈祥.....	十四
論傳記文學.....	程滄波.....	十四
傳記與文學.....	李辰冬.....	三七
現代傳記文學的特質.....	André Maurois 著・吳奚真譯.....	四四
法國傳記文學一瞥.....	黎烈文.....	五七
傳記・小說・文學.....	王夢鷗.....	七六
美國歷史學者對中國傳記的看法.....	David S. Nivison 等著・張源譯.....	八八

傳記與文化人類學.....	芮逸夫	一〇三
傳記文學與政治學.....	梁大鵬	一一三
口述歷史與傳記文學.....	沈雲龍	一二三
傳記文學與教育.....	居浩然	一三〇
談現代傳記文學之素質.....	徐許	一三九
英國的傳記文學.....	趙世洵	一五三
聖經與傳記文學.....	方豪	一六六
傳記與無意識問題.....	William B. Willcox著・蕭啓慶譯	一七六
新舊傳記的演進.....	Ulan Nevins 著・陳紹鵬譯	一九〇
傳記文學與社會學.....	龍冠海	一〇九
論碑傳文及傳奇文.....	臺靜農	一一九
附錄：傳記文學（四十一年一月十二日在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演講）.....	胡適	一二八

我們的想法與作法

劉紹唐

——傳記文學創刊詞

傳記文學對於歷史、對於文學、對於教育均有極為深遠的影響，其價值為舉世學者所公認。歐美各國對傳記文學之提倡，尤為不遺餘力。許多在政府機構擔任重要職務，或對學術文化以及社會人群有特殊貢獻的人，都願意非常坦率的把自己的親身經歷寫出來，以作為他人或後人的參考。成功的固然可以寫；失敗的也毫不諱言。前者可資激勵，後者亦足資借鑑。

我國歷史悠久，哲人輩出，但自史記以後，很少有幾本可讀的傳記。中國人提到寫傳記，要用自己的筆來寫自己，就不免有些緊張，感到非常嚴重。原因何在？簡單

來說，不外兩端。一是自己寫自己「爲賢者所譁」，中國人素有謙冲的美德，成不居功，自己寫自己縱然非常忠實，也怕遭到自炫或自我宣傳之譏。另一個原因應說是「爲智者所譁」，寫自己，難免要涉及到當時的政治，更難免要涉及到同時代的人，褒貶論斷，可能惹起許多無謂的糾紛。有了以上兩種顧慮，許多人都覺得不寫也罷，因此造成了我國歷史上的許多空白。幾千年來，正不知有多少有作爲、有成就、有貢獻的人，沒有片紙隻字遺留下來便撒手而去。自己生前不肯寫，死後別人寫不像，只有留待後世史家像沙裡淘金、像霧裡看花一樣地去摸索探求。這對整個國家民族來說，真是一個重大而無法彌補的損失。

傳記文學，顧名思義不是一個理論性的刊物。爲此，我們也不願多作理論上的探討，以爲發刊或立論的依據。我們僅願與讀者見面之初，一談我們的想法與作法。

傳記文學的空白並非本刊同仁所發現，許多歷史家與文學家早已深有此感。我國哲人梁啟超、胡適之以及若干研究文史的先生們，都曾大聲疾呼地提倡過傳記文學。但何以「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而效果未彰呢？「爲賢者所譁」與「爲智者所譁」，

固然是一個不可否認的原因。但我們認為多少年來始終缺了一個持續不斷而作風正派的傳記文學刊物，來糾正若干不合時宜的觀念；來推動與擴大傳記文學寫作的影響，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遠的不必說，設想近二十年來如有一本傳記文學的期刊，出版到現在，不僅是「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也必然開創了寫傳記、讀傳記、重視傳記文學的新風氣。

以上是我們創辦傳記文學雜誌的一個基本想法。以下再說我們對傳記文學四個字的看法。

提到「傳」、提到「傳記」，無論是寫自己或是寫別人，許多人都感到玆事體大。我們以「傳記文學」四個字為刊名之初，曾遭到有些朋友的反對，不是覺得稿源難以為繼，就是擔心出版後無人問津。我們當然完全不同意這樣的看法。我們認為「傳記文學」與其說是歷史，毋寧說是文學。傳記文學是以傳記為領域的一種文學，任何與傳記有關的文字與資料都是傳記文學的作品。換句話說，任何有關個人的活動記錄與思想見解的材料，都屬於傳記文學的範疇。傳記文學的蘊藏如此豐富，傳記文學的天

地如此廣闊，何患稿源有問題。我們以此說服了許多幫忙的朋友，更以此說動了若干爲我們執筆寫文章的作者。至於出版後如何，那祇有訴之於賢明的讀者了。

關於什麼人才有資格寫自己，社會上也存在着許多不同的看法。我們則認爲傳記文學的作者，將不受身份年齡以及任何形式上的限制，倒不一定只是居高位享高齡或所謂一代完人，才有資格來寫自己。凡是在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無論成功失敗都可以寫；凡是有特殊貢獻有特殊體驗的更可以寫。總之祇要與時代不脫節、足以反映時代或爲時代作見證者，人人可寫。我們除了希望年高德劭的先生們寫自己，我們也更寄望於中年朋友、甚至青年朋友來寫自己，只要自己認爲有值得寫的事或值得寫的人，都可以筆之於書，隨時記載下來，我們無不竭誠歡迎。青年朋友中年朋友養成忠實寫人寫己的風氣，到了「年高德劭」的時候，只要稍加編整，就不愁沒有好的完整的自傳或傳記了。

傳記文學惟有真摯才可以感人，也惟有真實才富有歷史價值。過去我們的名人傳記甚少佳構，主要的原因，都是假手他人。而且彷彿已形成一套公式：自幼而壯而

老，立功立德立言，人人完美無缺，篇篇內容雷同。我們爲避免步此後塵，願向所有可能成爲本刊作者的先生們呼籲，請用自己的筆，客觀而忠實地寫自己，不計毀譽，不計得失。毀譽得失都是短暫的，而爲歷史作見證却是永恒的。說得嚴重一點，如果我們自己不肯寫自己，當代人不肯寫當代事，當代的人不修當代的史，那麼又將留下了許多歷史空白給我們的子孫後世了。

最後，我們願意鄭重聲明，本刊是一個學術性與文學性的綜合期刊，態度力求嚴肅，文字則不妨輕鬆雋永。以輕鬆雋永之文學筆法寫嚴肅之真人真事。絕不阿諛頌揚或惡意貶損，也絕不以內幕新聞或低級趣味相號召。創刊伊始，我們謹願以「對歷史負責、對讀者負責」兩語而自勉。

（原載傳記文學第一卷第一期）

我對於傳記文學的一些意見

毛子水

什麼是傳記文學？這個問題好像是稍微念點書的人都能够隨口回答的。太史公的五帝本記不是傳記文學麼？司馬相如列傳不是傳記文學麼？實在，二十五史的大部分都可以說是傳記文學。其他以「傳」「記」爲名的專書，如劉向的列女傳和王粲的英雄記等更不必講了。

除了以「傳」「記」等字標名的文章以外，在我們中國的文籍裏，論語可以算是我們的最古的傳記文學。四庫全書總目把晏子春秋列入史部傳記類，加案語說：「晏子一書，由後人摭其軼事爲之。雖無傳記之名，實傳記之祖也。舊列入子部；今移入於此。」從我們現在看起來，四庫全書總目把晏子春秋從子部移到史部傳記類，不能

說沒有見解。但以晏子春秋爲「傳記之祖」而不稱論語，則未免有以僞亂真的嫌疑。

晏嬰可能比孔子年代要早，但論語的成書則當在晏子春秋的前邊，而論語的真實性，則要比晏子春秋高得多。以晏子春秋爲傳記之祖，好像以楚辭爲「總集之祖」而忘却詩三百篇一樣。這雖然因爲尊經的緣故，但理致自說不通。

論語非特是我們最古的傳記文學，亦是世界傳記文學中最好的一部書。論語的寫成，可能比柏拉圖的 *Phaedo*, *Crito* 等幾篇談話錄早五六十年。論語和柏拉圖的這幾篇談話錄可以說同爲古代文學中最有價值的傳記書。這等書的有益於人類文明是很明顯的。

三個月前去世的，那位對我國現代學術和文化最有貢獻的胡適之先生，一生中竭力提倡傳記文學。他在九年前從美回國的時候，曾在師範大學以「傳記文學」爲題目作了一次演講。在這個演講裏，他把論語當作中國最早的言行錄，也就是我們中國最早傳記文學。他就用論語中所用的助字說明傳記文學的技術。他舉了子禽問於子貢和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兩章作例；以爲「這樣一本真正純粹白話的言行錄，開傳記

文學一種新的體裁，是值得宣傳的」。

我們現在仔細想起來，《論語》裏記述問答的手法，固然是最上乘的，但編撰《論語》的人，收存材料的眼光，實在是更為卓越。因為《論語》裏保存自傳性質的材料很多而且很好。我們且隨手抄錄幾章作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距。」（《爲政》）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公冶長》）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治長）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治長）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述而）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述而）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述而）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述而）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述而）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述而）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述而）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泰伯）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衛靈公）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

我在上邊並沒有把論語裏所有自傳性的話都錄下來；並且，這裏面也許有一二條

並不完全是自傳性的話。這種地方，我只有使用寫文章的人一點自由了。（譬如，錄「桓魋其如予何」而不錄「匡人其如予何」，是可以引起讀者的質問的。又「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這章，我一向以爲是一條可疑的記載，但一個老年的哲人是很容易有這種心情的，所以亦「過而存之」。）我希望從這個不算十分完美的選錄，讀者已可以想像孔子立身制行的大概了。我亦希望從這個選錄，讀者亦可以約略知道論語這部書的價值。

兩千五百多年以前的一位哲人，可以說是中國一位開化的哲人，關於他的生平，我們能够有了這樣一部差不多可以說是同時人所做的傳記，這是我們最值得慶幸的事。

這件事的值得慶幸，不僅是因爲這是一本年代久遠的古書，亦是因爲這本書好像把孔子這個人活生生的保存下來了。這在古代的文籍中，好像只有柏拉圖的 *Apology*, *Crito*, *Phaedo* 等幾篇談話錄可以和論語媲美。我們試想：如果有了孔子這樣一個人而沒有論語這部書，這豈不是我們東方人一個大損失！同樣，如果沒有柏拉圖這幾篇談話錄，當年即有了一個蘇格拉底，亦和沒有一樣。反之，即使當年柏拉圖這幾篇談話

錄流傳下來，在我們現在講，正可以說蘇格拉底並沒有死。（我在這裏當然沒有暗示我以爲蘇格拉底是柏拉圖的「烏有先生」！）這個想法，可以使我們領悟到傳記文學對於人類文化和教育的重要。

但是傳記文學對於文化和教育的重要，並不一定限於孔子或蘇格拉底那種人的傳記。凡有一行或一藝的長處的人，他的傳記對於讀者的心情都可以發生很大的作用。

南丁格爾的故事，曾不斷的呼喚許多的女孩去從事看護病人的工作：這是大家所知道的。胡適之先生常常談起他個人讀巴斯德（*Pasteur, 1822—1895*）傳的經驗。他說，有一天夜裏，他躺在牀上念一本巴斯德傳。他愈念愈不能放下那一本書。他看見巴斯德因發明細菌的緣故而挽救無數人的生命，解決許多釀造商的困難，並且使國家的財政也間接受到莫大的益處，便不覺熱淚橫流。他覺得我們的國家需要像巴斯德那樣的人；他以爲自己即不能做巴斯德，亦須幫助別人做巴斯德，才能對得起自己的國家。當然，他一生的盡力於國家的教育和文化事業，在他留學美國的時期便已有很堅強的志願了。我們看他留學時期所寫的康乃爾傳，便可以知道他少時的懷抱了。他對

於發展國家學術的工作，愈老愈努力，終至於像勇士的殲身戰場。這固然原本於他愛護國家和與人爲善的天性，但我們決難肯定的說，他的喜歡讀像巴斯德傳那樣的書沒有加強這種天性的力量。

除開感發興起的功效外，傳記文學可以使我們多了解人類的歷史。歷史是人造的；而傳記文學則是增加我們對於人的知識的。國家的制度，社會的風氣，那一樣不是由於人的作爲！我們能够把那些人對社會或國家有重要影響的作爲精密的研究清楚，我們才可以說懂得歷史。在現代學術的意義上，一個人的傳記，就是對於這個人行爲的研究。（一個人的自傳，至少亦是研究這個人行爲最重要的材料！）

在我國各體例的文學中，傳記文學似乎還沒有十分發達。正史裡的紀、傳，別集裡的碑、傳，數量雖然不少，但大概都是臚陳事實，沒有什麼分析的工作。嚴格的講，有文學價值的並不多。所以發展傳記文學是我們現在所應當趕快做的事情。今天這個傳記文學的創刊，必將爲我們文學史劃一新時代。我謹祝賀這個雜誌能够得到預期的成功，並且希望文化學術界的朋友助成這個雜誌的長大。（原載傳記文學第一卷第一期）